

藍得無雲的天色向四野開展著，相思樹夾道的馬路筆直，像無風時射出的箭，勤奮的農民們正在田裏彎腰工作，我看到一匹棕色的馬，拉著犁在田地裏跑來跑去，被犁翻起的泥土，就花瓣一般地開展向兩旁。

赤著上身的小孩兒，在高粱田上追逐嬉戲，結滿了褐色果實的高粱直起腰來，在清晨的涼風中招展，日光如金線一般，從茂密的枝葉穿射到車窗裏來。

金門的大地是那樣安靜，我們只能聽到車子穿破曉霧帶來的呼呼風聲。偶爾轉過另一條道路，會看見荷著槍、扛著砲、流汗的兵士正在馬路上行軍，他們一身綠，緊依著翠綠的樹旁行走，闐然若無聲息。這是一片綠色的土地，有風、有陽光、有荷鋤的農民、有扛槍的戰士，在安靜中，彷彿有一股生機，一種有力量的空氣，充塞在我們四周，沛然莫之能禦。

我依在窗口，眺望這一片有力的土地，詢問在百忙中抽空陪我們看金門的石政求縣長：「沒想到金門有這麼多樹，都是些什麼樹呀？」

石縣長說：「金門最多的是三種樹：相思、苦楝、合歡。」我想，金門這三種樹像一首大地的情歌，先有一段喜悅的相思，接著是一段苦煉的掙扎，最後合歡。

然後我們談起金門種樹的艱辛。僅僅在二十年前，金門還是一片飛沙走石的不毛之地，當時的指揮官告訴士兵們：「如果樹沒有種活，你們也不要活了。樹在人在，樹亡人亡。」這段話雖然言重，但是軍令如山，金門的樹就在疼惜著、拿捏著的情況下，一株一株站立起來，在塵沙中、在烽煙裏，經過二十年的苦苦錘煉，成爲天地中屹立的風景。

我想著，金門樹的成長不正是金門成長的象徵嗎？它們在風沙與烽火中屹立，不正是金門精神紮根與奮揚的縮影嗎？我也想著，金門的相思、苦楝、合歡不只是一首大地的情歌，也是一種故國情思的寫照。中國的悲劇使我們在相思的苦煉中，等待著合歡，而一路上合歡開著嫩黃色圓球形花，那針一樣的花瓣隨風飄著，到底要飄上那裏呢？

對於苦楝樹，我尤其印象深刻，我記起隨意摘取苦楝子玩警匪槍戰的童年。那時真不知道「苦楝」的名字這麼美，美得淒楚。那時我常拒喝苦楝芽熬成的據說可以退火的「苦茶」，現在要喝，已不可得了。